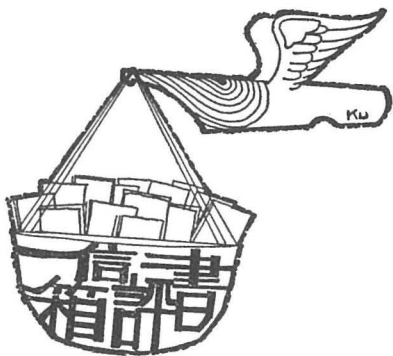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編輯先生：

邱隆發先生

輯的「二十五年來現代詩總目」，頗具價值。但其中遺漏了不少，部分想係由於對著作人先入爲主的觀念，書名欠缺現代意味等因素致之。例如

①「詩論」，朱光潛著，開明書店，民國四十七年臺一版。

②「詩歌概論」，高明著，康樂月刊社，民國四十二年出版。

③「詩詞曲疊句欣賞研究」，裴普賢著，三民書局，民國五十八年出版。

這些書裏即使談到古詩格律，但並無迷戀骸骨、鼓吹復古的文章，所以未將它們收進書目的理由顯然

不够充分。誰說過現代詩該避免疊句來着？何況書目屬於「戶籍」而非「體檢」……。

進一步言，單倚靠專題書刊編製的總目是不足的，最好再以一般書刊的文字爲目標，作全面蒐集，如此「總目」二字始名實相符。

駱 梵 六十三年九月三日

編輯先生：

①貴刊第十四期「中國現代詩刊」總目，四、甲節中「盤古詩頁共出刊七期」，實有錯誤。「盤古詩頁」共出了十一期（其中有一期是連水森主編的中英對照版。）

②同期貴刊，亦把「暴風雨詩刊」誤爲共出十二期，其實是出了十三期。

③以上兩點請代爲更正。

沙 穗 六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

編輯先生：

一步履一足痕，貴刊爲檢視創刊兩年以來所留下的足痕，而及時出版「書衣」，與十七期書評書目的兩篇特稿，確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和價值。但在那麼

多篇推崇貴刊的文章中，大都只以作家對貴刊內容的推介，與編輯方針的分析為主，因此個人有種建議：

貴刊擁有廣大的讀者，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事，而且每個讀者與貴刊之間最原始的接觸，也勢必會有許多動人的故事存在，因此，貴刊如能仿照出版「書衣」的方式，或另外一種方式，搜集散佈在各個角落的讀者，寫出那個與貴刊最原始接觸的故事，不但可增進貴刊對發行網的認識，而且對於慶賀貴刊兩周歲而言，或將更具深一層的意義吧？

讀者 許龍崎 九月四日

編輯先生：

貴刊九月號的「書評信箱」上，有一封許士能先生的信。許先生開了一份近二十年的暢銷書單，其中稱「胡適詩選」為「三十年代新詩」，不算是很貼切。

「三十年代」正確的時間，應該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九年的十年。我們不妨接受孫如陵先生之說，認為「三十年代文藝」在歷史上，並不像數學上的數字那樣正確，它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。是以，有人上溯至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提倡「普羅階級」的「革命文學

」時，因為「革命文學」啓導了日後中共卯翼的「左翼作家聯盟」的文藝理論與綱領之建立，「左聯」即成立於一九三〇年。

但胡適先生大部份的詩作，寫於十年代，後來出版「嘗試集」，也是民國九年三月的事。我們可以說，胡適先生詩作的巔峯時期，早在三十年代之前。

另外，許先生的同一封信裏，稱「塔裏的女人」為「三十年代小說」，亦不太妥。這本小說是在抗戰勝利以後通行於世，也就是四十年代後期的產品，它的內容與風貌，也去三十年代文藝的特色很遠。

茶陵 六十二年九月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知道書評書目八月號再版，很令人興奮，許多事真是「非不能為，是不為也」。

十七期書評書目亮軒先生談古書今譯的「復活文化的精粹」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。我於八月十七日至廿一日參加陳立夫先生主持的「國學研究會」（在關渡光武工專舉行），會中也曾提到古書今譯的問題，可是有幾位先生極力反對古書今譯，認為這將破壞中

國文化的精粹（像熊公哲先生更認為讀不懂文言的學生都是禽獸，觀念之陳舊，思想之迂腐，實在不能叫人心服）。倒是黎東方先生贊同這樣的方法，他說的一段話很有趣：「很奇怪，像易經、大學、中庸我都是讀文言讀不懂，找『原文本』（哄堂大笑）唸的，英文、法文讀懂後，回來對照文言才懂的。我們的文言確實太艱深了。」連黎先生這樣的大師都覺得困難艱深，遑論我們這些後生小輩了。果真有一天，古書今譯能徹底施行，對於年輕的一輩，豈不是一項「福音」？

很喜歡新開的專欄「第三隻眼」，文章雖短，字字珠璣。尤其是田夏仁先生談楊子「變色的太陽」，每句都自有份量，叫人拍案不置，正是「行家一出手，便知有沒有」。

至於何懷碩「苦澀的美感」，我與林同森先生有不同的意見，現今我們的文化界存在著姑息的風氣，讀書人走「江湖」，多懷抱「江湖寥落，爾將安歸？」的感慨，能像何懷碩般「書生帶劍」有凌厲氣勢者殊屬少見，所謂「非常時期，用非常手段」，何氏這樣的作風正是現在所缺乏的。他在「十年燈」的自序

中說：「批評正是價值與尊嚴的捍衛者。以嚴肅的批評，來扶植良苗的茁長，來抑阻莠草的蔓延。故沒有批評的社會，雖可為一自由的社會，但亦可能為一價值觀念混亂、崩析甚至蕩然的社會。」這段話可以拿來作為他批評的註腳。

還有一件事頗叫人興奮的，新編的國中二年級課本收了黃春明的一篇小說：「魚」，分上下兩課，這對從事現代文學創作的人是一項鼓勵。教國中的小孩子接受他們更能接受更喜於接受的課程，未嘗不是今後教育的可行之道。

政大中文系這學期擬定三個座談會計劃，其中一個是「談談瓊瑤——一個影響很大的社會問題」，大綱是這樣的：①打算請一些心理學家、社會學家、歷史學家、女工、車掌小姐、家庭主婦、中學生、乃至於瓊瑤本人來談談。②朋友，有空不妨翻翻她的小說，或許在初中的時候，我們也曾著迷過一陣，那麼它曾經給了我們什麼？③文學是反映人生的，我們會在這一代文學史上填上些什麼？反映出什麼？

他們「不是要肯定什麼，也不是要否定什麼」，只是藉此交換意見、探討問題的真相而已。

拉雜寫來，無非是一些無足輕重的消息而已，請勿見笑。

林清玄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九日

編輯先生：

讀了貴刊十七期後，有以下五點感想：

①目錄編排稍嫌零亂，看起來缺少「美感」。

②頁數太少（紙張漲價乎？）

③「第三隻眼」的設想極好，但編排方式不佳，每篇文章的題目、作者，為什麼不一頁一頁分別刊出呢？

④評介「講理」，寫得不好，又無創見，而你們却以大半頁的篇幅刊出，不免讓人懷疑你們似乎和大地出版社有特殊關係或者是選稿有私心。這樣子很會使別的投稿人洩氣。

⑤書評書目應該已有固定的讀者了，不必太以「名作家」作號召，我想只要是要好文章就可刊出，不一定要顧到作者是否成名。

⑥你們討論「純文學」的文章太少了，此時此地的作家尤其缺人討論，盼每月能選一些新書討論。

黃平 六十三年九月十日